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麦色浪漫

何正坤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麦色浪漫

何正坤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色浪漫/何正坤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6061-1

I. ①麦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564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6061-1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16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那些糗事儿

- 我叫徐局 /002
像老子一样活着 /004
我是警察 /008
一九九〇年的电影 /011
汉式婚礼上的糗事 /014
鸟人鸟事 /017
我们看电影吧 /020
吃凤尾虾的故事 /025

第二辑 花开花又落

- 麦色浪漫 /028
陨落风尘的红玫瑰 /031
紫色丝巾 /036
很想与你聊天 /042
夜场 /045
庭前花开 /047
当坚强遭遇了世俗 /050
茶楼 /055
蓝河 /057
真相 /061



第三辑 路上的风景

老板与狗 /065

天路 /069

油“慌” /072

千里走高速 /077

谁的保时捷 /080

陪奶奶看高速 /083

借车过年 /085

水漫桥 /089

相逢在高速 /093

第四辑 没事偷着乐

偷菜 /097

偷粪 /100

偷豆 /103

偷草 /106

偷猫 /109

偷税 /114

偷碗 /117

偷鞋 /121

第五辑 和往事干杯

- 十字绣 /126
吉祥如意 /130
对弈 /134
发票 /137
阿珏 /140
菊梅 /144
玉碎 /147
房东 /151
幸福的小巧 /154
第一碗面条 /156

第六辑 何处觅风流

- 寻找记忆 /161
开叔的牛粪史 /163
寻找证件 /167
孔雀 /170
寻找影子 /173
荷塘月色 /176
别无选择 /179
最可敬的人 /182

红灯停 绿灯行 /184

寻找雷锋 /186

面试 /190

第七辑 风起的日子

飘扬的尿布 /194

轮回 /197

血谏 /199

麻将培训班 /202

房客 /206

硬币 /209

退宿 /211

车票 /214

第一辑

那些糗事儿



我叫徐局

我叫徐局,我爸叫徐科,我爷爷叫徐股。我这名字就是我爷爷起的。我爸的名字也是我爷爷起的,结果我爸就混了个科长,一直干到了退休。我爷爷对我说,好好干,将来当个局长。

我爸通过关系将我塞进城管局。报到时,人家挺奇怪,咋叫这么个名字?一来就当局长啊?巧的是城管局局长就姓徐,大家也叫他徐局。你说爷爷给我起的啥名呀?听到人家喊“徐局”,我不太敢搭腔,怕人家是叫局长的。时间一长,同事不乐意了,说我傲慢,甚至还说我摆局长的谱。你说我冤不冤?我可不想刚进单位,就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。人家再叫“徐局”,我就答应了,不想又惹事了。有两次人家明明叫局长,我没看到局长走在我身后,就应了。徐局长不高兴,瞪得我惶惶不可终日。我很为难,不知人家叫“徐局”时,我该不该答应。

那天同事李梅说有我电话。我接了。电话是个老干部打来的。他说你是徐局吧?我说您就叫我小徐吧。老干部愣了,叫小徐不合适吧?我说在您面前,我永远是小徐。老干部很高兴,夸我是好局长,说是关于离休干部福利待遇的事,找局里好几回了,都没解决。我明白不是找我的,是找局长的,只好安慰老干部,说局里已开会研究过了,只是暂时有点儿难,过些日子解决吧。老干部见我如此谦虚,竟表示理解。徐局长听说这事后,把我夸奖了一番。



3月中旬,大家都忙着写季度总结,李梅又来叫我接电话。我接了。对方说,是徐局吧?我说是。对方让我做城管工作创新的材料,到时去市里做汇报。时间另行通知。我暗忖这是展露才华的大好时机,于是查阅了大量城管方面的资料,还参阅了国外城管的先进做法,准备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半个月后的一个中午,徐局长到办公室大发雷霆,要李梅查查,半个月前谁接了市里的一个电话。还说他今天去市里开会,市里要他汇报城管工作如何创新,他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市里却说半个月前就通知他了。我吓得不敢说话。李梅看我浑身不自在,说,是你吧。

我被带到局长办公室。徐局长拍着桌子向我咆哮,责问我为什么接了电话不汇报。我手脚打战,说我听错了,以为是让我写的。局长哼了一声,一脸不屑地说,那工作是你能做得了的吗?那是局长的工作!你还真拿你自己当局长啊!我头上的汗珠一直往下滴,一个劲儿说对不起,徐局长才消了点儿气。他语气温和了些:这么说,材料你准备了?我说准备了。我将材料打了出来,交局长过目。局长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,似乎不太满意,说,这样吧,下午你跟我去市里汇报吧。

下午我跟着徐局长去了市政府。徐局长先向市领导做了介绍,说这是我们局的徐局,年轻有为,我让他做了城管创新工作材料,他出差,中午刚到家,被我叫来了。徐局长让我给领导做汇报。材料是我悉心准备的,所以汇报起来很轻松。市领导一边听,一边点头,还不时插话。汇报结束,市领导向我竖起了大拇指,看得出市领导对我的创新构想很满意。我表面不动声色,心里高兴极了。徐局长也高兴,不失时机地在领导面前夸我,甚至说我是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。回到局里,局长却没有培养我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,我在公交车上遇见原恋人程莉。我们分手

五六年,今天遇上了,我太激动了,忍不住握住程莉的手,没想到程莉的脸色很不自然。我滔滔不绝地诉说着离别的思念,冷不防脸上挨了一记重拳,踉跄了一下。打我的是站在程莉身边的男人。男人长得高大,气势汹汹,说,你是谁啊?耍流氓啊?我镇定了一下,一字一顿地说,我,徐局,市城管局的。男人说,你城管局局长就可以耍流氓呀?又一拳挥了过来。我侧身躲过,回了一拳,打在男人的脸上。程莉嚷了起来,说,徐局,你凭什么打人呀?我甩了甩手,做出无所谓的样子,下了车。

过了半个月,市领导找我谈话,要提我当城管局局长。我说,那徐局长呢?领导说,他犯错误,调到人大去了。我莫名其妙。我说我太年轻了,怕担不起这个重任。市领导笑了,说,事在人为嘛。我被正式任命为城管局局长了。后来我偶然听李梅说,徐局长是因为耍流氓,才被调离的。啊?我吃了一惊。李梅说,你不知道啊?太OUT了,网上都传疯了。晚上回到家,我上网搜了一下,果然有好多帖子,标题是:城管局长耍流氓,公交车上当色狼!

像老子一样活着

我没被局纪委双规,却被我爹“家规”了。爹火冒三丈地对我说,你写个保证书给我,再犯错,就别回这个家!我知道爹的犟脾气,翻了翻白眼,写了。爹把我的保证书折叠起来,锁在了柜子里。

爹是小题大做了,其实我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错。爹却说,



你是吃“皇粮”的，错误不论大小，小错不止，就是大错了。

我是我们吴家唯一吃“皇粮”的。而且爹说，从我老太爷那辈起，我们吴家就没人吃过“皇粮”。我在水校毕业后，通过考试进了凌州市水利局，吃上了“皇粮”。我倒没啥高兴的，我爹乐了，像是他自个儿捧了金饭碗，一脸的“菊花残”，然后又一脸正气地对我说，“皇粮”再好，也别忘了，是蝉村的粗粮把你喂大的。

正是爹的这句话，让我犯了错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我进水利局工作了一年，对凌州的农田水利情况有了全面了解，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生养我的老家。老家蝉村在七支渠的西边，离凌州城有三十多里路。七支渠上没有桥，只有摆渡的。摆渡工叫老杨，从前辈那儿接过双桨，在渡口摆了半辈子。蝉村人去凌州，就靠老杨的双手摆过来再摆过去，交通极为不便。蝉村人做梦都想在七支渠上建座桥。我向局里建议在七支渠上建座桥。局长派人实地考察后，同意了我的意见，并让我全权负责这座桥的工程，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。

七支渠并不宽，所以工程也不大，结构简单，施工容易。因为给蝉村人带来了便捷，所以蝉村人很支持。不出两个月，蝉村桥就建好了。桥建好后，还剩了十来包水泥。我临时决定用这十来包水泥在我家的东面建个涵洞。

涵洞在我家的东面。涵洞本来是有的，很简易，下面埋了根大水泥管，上面铺了砖。十几年过去了，砖早就没了，一到夏天涨水，涵洞上的泥土就被冲跑了，裸露出水泥管来，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有几回，小孩子滑倒掉进了河里，差点儿出了大事。村里说要修，可说多少年了，也没见个动静。每年夏天，爹都要往涵洞上填土，可暴雨一来土又被冲跑了。

爹听说要建涵洞，来精神了，把一家人都动员了起来，二叔和

堂哥都参与进来。三叔家盖房子剩了点儿砖,我姐家前些日子买沙子准备装修用的,都被爹拿来用上了。三天后,涵洞盖好了。村里人都夸我。村主任说我吃了“皇粮”没忘本,为家乡办了实事。爹听村里人夸我,也乐,看我的眼光里带着嘉许。

摆渡工老杨没夸我,看我的眼光冷冷的。桥建好了,老杨的摆渡生涯结束了。我理解老杨的心情,他的财路被我断了,心里自然不舒服。

没想到一个月后,局纪委找我谈话了,说有人反映我以权谋私,贪污了公家的材料,把建桥用的水泥沙子用到了自家门前的涵洞上。我如实地说了情况。我说建桥时剩了十来包水泥,如果运回来,还不够人工和运费,我就因地制宜,用到了涵洞上,也算是为当地百姓做了件好事。局纪委说,举报你的,恰恰是当地的百姓。我心里就有数了。

局纪委派人去了一趟蝉村,向村民们了解情况。后来情况弄清楚了,证明我没有以权谋私,更谈不上贪污。不过局里认为我事前没有请示,违反了单位纪律,还是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。

爹像蒙受了奇耻大辱,急召我回家。周末我回去了,爹问我,水泥哪儿来的?我说了实话,是建桥剩下的。爹一个巴掌抽过来,抽得我眼冒金星。我窝了一肚子的火。爹比我的火还大。爹说,当初你是怎么说的?

当初爹问我时,我是这么对爹说的。我说这十来包水泥是建筑队工头送的,人家十来包水泥不想运回去,不要了。不是我存心要骗爹,爹的脾气我知道,他是个直肠子,从不占人家一点儿便宜。我捂着脸说,爹,我还觉得屈呢,这涵洞又不是我们自家的,村里人谁不走啊?二叔也说爹不对,说我们贴了几百块砖和沙子,还贴了劳力,这哪是以权谋私呢?



我一气之下去找了老杨。老杨和我爹有过节。听说当年老杨刨了生产队地里的地瓜，被我爹举报了，两家自此再没说过一句话。我说，杨叔，是你举报了我？老杨果然承认了。我说，你对我爹还怀恨在心吗？老杨摇摇头，说，当年你爹举报了我，我被关了两天，当时我就撂了一句狠话，我迟早会抓住你爹的把柄。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抓住你爹的把柄，你爹是个大公无私的人，每次过河，别人都有忘了带钱的时候，你爹却从来没有忘，连小孩子过河他都给钱。有一次，我差点儿就抓住你爹的把柄了。那时他在生产队里放牛，走在路上，一头牛的尾巴翘了起来。牛要拉屎了。牛屎拉在路上可惜，你爹将牛赶到了地里。我一看，正好是你家的自留地。我马上飞跑去了队长家，举报了你爹。等我带着队长赶来时，你爹拿着一把铁铲，正一铲一铲地将牛屎往生产队的地里铲呢。队长狠狠骂了我两句。我泄气了，我斗不过你爹。

抓不到我爹的把柄，就来抓我的？我有些气。

我早不恨你爹了，我举报也是为你好。老杨说，以前咱隔壁梨村的人头昂得高高的，瞧不起我们蝉村人，因为凌州市长是他们村的。去年凌州市长被双规了，梨花村的人蔫了，把头缩进了裤裆里。大侄子啊，你是咱蝉村唯一吃“皇粮”的，你可不能给蝉村人抹黑啊。你要像你老子一样，堂堂正正地活着，千万不要贪图小利。

回到家，爹还在生气，把三张百元大钞摔在我面前，说，这是水泥钱，你交给局里。老子这一辈子，不喜欢贪小便宜。人家老杨举报你是对的，不然以后还不知你要犯什么大错呢。我把钱放在爹面前，说，爹您放心，我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了。爹说，口说无凭，你写个保证书。你要再犯，爹就没你这个儿子！

保证书交给爹时，我感觉那不是保证书，而是向爹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。

我是警察

眼看到年根了,我要请张清吃饭。张清是名警察,在派出所工作,平时就够忙的,一到年根,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。邀请了几次,张清总算抽了个闲,约定今晚八点在水西门大街的风华楼聚聚。

八点一刻,张清才到。一见面,张清就抱拳致歉:兄弟,没办法,事情太多,又回家换了便装,所以来迟了。我说咱俩谁跟谁啊,十几年的铁哥们儿了,说这客气话干吗?待会儿多喝两杯酒就是了。两人哈哈一笑,坐下来边喝边聊。

我说,你来喝酒,咋还换了便装?咱俩又不是外人,不用穿得那么庄重。张清说,兄弟你不懂,那身制服穿在身上,人就被管制死了,很不方便。穿便装多自由啊,大家都是平头百姓,想骂爹骂爹,想叫娘叫娘,谁管得着啊?我说那倒是,难得今天你穿了便装,咱俩就喝他个不醉不归,反正破坏不了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。我和张清是老朋友,在一起说话一向口无遮拦。

可能是太晚了的缘故,风华楼的顾客并不多,只有四五桌客人在吃饭。到了八点半,五号桌客人吃完了,服务员收了席。不一会儿,又来了三个男人,坐在五号桌上。服务员赶紧奉上茶水,递上菜谱。

我们酒喝得不多,话说了不少,东拉西扯的,先说南京今年的天气还好,不算冷,再说起南京白鹭洲公园发现了男性尸体,接着



又说到南京最近发生的抢枪事件。酒兴不错，谈兴也浓，喝到九点半，两人才喝了大半瓶。正聊着，忽听一声刺耳的爆裂声，继而是一个穿夹克的男人的粗骂：你们这是敲诈，是欺骗！又一个穿风衣的男人说，让你们老板出来，给老子个说法！接着，那个摔杯的平头男人啪的一声又摔碎了一个杯子。

店堂里顿时乱了起来。

我和张清停下筷子，竖起耳朵听个仔细。原来五号桌的三个男人吃完了，结账时发现服务员把账算错了，将五号桌前一拨客人的账加到了这三个男人的账上。三个男人得理不饶人，大闹店堂，满嘴脏话，又骂又砸。穿风衣的男人说，让你们的老板出来，给老子个说法，他是不是不想开酒楼了？收费的服务员是个小女孩，怯怯地低着声，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，我把多收的钱退给您，行吗？穿夹克的男人指着女孩的鼻子说，想退钱了事？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是敲诈！你别和老子说什么账算错了，你怎么不错给老子呢？

三个男人气势汹汹，服务员们都不敢说话。有几个年长的客人前去劝解，劝三个男人消消气，给小女孩一个改正的机会，又让小女孩向客人赔礼道歉。小女孩一再鞠躬致歉，但三个男人不肯罢休，一定要老板出来给个说法。一个年长的客人对小女孩说，要不，你们就请示老板赔点儿钱吧，毕竟错在你们嘛。平头男人说，对嘛，双倍赔偿，不就完了？你多收了我們四百块，赔我们八百就OK了。小女孩不敢答应，只是对着离吧台最近的三号桌发愣。

三号桌的四位客人仍在喝酒。吧台面前虽然吵得厉害，四位客人却似乎充耳不闻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酒店的其他客人都在看热闹，我和张清也在静观事态。我小声对张清说，这三个男

人太过分了,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张清说,是过火了,小女孩显然不是故意的。我说那小女孩肯定是不会敲诈的。张清说,话是这么说,可真的要说是敲诈,也不是不可以哟。

穿风衣的男人捶着吧台问,你们老板呢? 让你们老板出来呀! 你们老板不会是缩头乌龟吧? 穿夹克的男人也在嚷,是不是不想解决问题呀! 再不给个说法,老子报警了! 平头男人又将吧台上的计算器摔出老远。

我忽然盯着张清看,低声说,这三个男人太过分了,你过去制止一下嘛。

张清伸出右手食指,竖在嘴上,嘘了一声,压低声音说,少管闲事,你没看我穿便装吗?

我说,警官证带了吗?

张清说,带警官证有什么用? 带枪也没用! 不穿警服谁怕你呀? 警察办案,靠的是那身制服,那样才能镇住别人。穿制服办案,谁敢动你,那是袭警! 你穿个便服办案,给人打了也是白打。这年头,人太猖狂了。

我理解张清的话,这年头做警察确实不容易。我举杯,那……咱们喝酒,莫管闲事。

三个男人闹了一阵后,始终不见老板出来,小女孩不过是个打工妹,也实在没什么油水可榨的,便有点儿想收场了。平头男人继续摔杯子,以营造现场的紧张气氛。穿夹克的男人说要报警,不知为什么又迟迟不报。穿风衣的男人把吧台擂得咚咚响,要讨个说法。最后还是那个年长的客人出面调解,让小女孩赔点儿钱了事。最后小女孩拿出二百元,并赔上了一大堆好话,三个男人才甩门而去。

我们也喝得差不多了。结了账,我们准备离开了。路过三号